

姜银纯爱小说系列

姜银◎著



# 陌上 花

# 开

陌上花开  
MOSHANG HUAKAI  
JIANGYIN ZHU  
BEIYUEWENYI CHUBANSHE



「陌上花开」

# 陌上花开

姜银◎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  
MOSHANG HUAKAI  
JIANGYIN ZHU  
BEIYUWENYI CHUBANSHE



-----  
**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**

陌上花开 / 姜银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 
2010.1

ISBN 978-7-5378-3323-3

I. ①陌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4060 号  
-----

书 名	陌上花开
著 者	姜 银
责任编辑	史晋鸿
装帧设计	王艺卿
出版发行	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(030012)
电 话	0351—5628696 5628697(发行中心) 0351—5628688(总编办公室)
传 真	0351-5628680
网 址	http://www.bywy.com E-mail 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	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开 本	720×1000 1/32
字 数	68 千字 印 张 6.375
印 数	1-4000 册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8-3323-3
定 价	15.00 元

## 凤音锵锵

锵(qi ā ng)

〈象〉

(1)形容金玉相击声。如：锵鉉(形容声音洪亮清越)；锵喤(形容钟声洪亮清越)；锵訇(形容声音清越洪亮)

(2)凤凰鸣声。是谓凤凰于飞,和鸣锵锵。

——《左传》

题 记

我是个懒人,懒得讨好,懒得回旋。就算喜欢某一个人的才华,也是暗暗地在角落里赞叹一番,肯定不会

像汪伦一般修书将李白骗来，做那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赠我情”的回应。所以，今天，我不想说那个娱乐明星的姜银，亦不想说那个作家的姜银。我只想说，那个很侠，很大气的女子，姜银。

认识姜银多久了，不久吧，绝对用不上“追溯”二字的。但灵魂深处那种回响后的共鸣，让人感觉，认识，很久很久了。而那种鸣音有若凤翔九天之声，锵锵。

对姜银的感觉有三次改观，第一次是书里的姜银，那是一个清秀婉约的女子，如一道遗世而立的风景，斜插在多舛的命运、沉重的历史里，她幽幽的一声叹息，跨越千年，仍凉凉地响在耳畔。她似一首清丽的词，婉转而多情，似一首凝重的诗，执笔为戈，敢问天语。

红颜香骨，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

然后再是她粉丝群里的姜银，随和而爱开玩笑，温润如玉，醇香如酒，总是不遗余力地回复别人的留

言,傻傻兮兮,累得第二天嚷脖子痛的姜银。

定性的则是第三次的认识了。不管是QQ上还是短信里,抑或电话里,姜银总是一个爽爽的女子。笑也朗朗,声也锵锵。一个人韧韧地在她那孤独的情爱征途中拼杀。不意得失,不达功名,要的,只是一份至纯至真的情感。殊不知,这也最难。

行走在人生路上,经历了多少回的兜兜转转,感觉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在逐渐地衰老甚至丧失,也有一些东西却越来越顽固地深入骨髓。同是女子,因为我的懒,我是不肯将自己的感情分半分给别人的,所以,姜银这种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态度,我除了艳羨和惆怅却学不来半分。

逝去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数过去,似乎每一天都历历在目,视线被故去的日子遮住,眼前的生活愈变得模糊。生活它耗尽生命的同时,还在嚼噬着灵魂。一直在想,我的内心世界应该比一般人更敏锐,因为我一直沉醉在自己似梦非梦的内心世界,比起同他人的沟

通,我更注重与自己的交流,倾听内心真实的诉说。了无生气的文字似乎不能表达我全部的内心世界,与明亮相比,它更昏晦,更喜欢把感情深埋在内心的深处,慢慢地梳理它,寻味它。感觉自己永远像活在昨天里的人,明明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很感动,却非要等到日子一天天地逝去,然后去追忆原来的遭遇有多好。好像是一个奇怪的个体,从不珍视此刻里发生的事情,却非要为了过去的境遇伤逝。而遇上姜银,突然想起“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

是的,姜银就是那个永远向前看,感受光明的女子,你听,她飞翔的翅膀锵锵作响,有若凤音。

## 简介

她与他，相逢在风高月黑的山间小路。彼时，她不过十二岁，是父母眼中热学好进的乖乖女。他二十一岁，却那般纨绔不羁，戴着夜视镜牵着一只好吃懒做的拉布拉多犬。那一夜，他替她打开世界的另一扇门。

从此，她与他各自走自己的人生路。只是她的那一颗心，便空落落的，所有的欢喜与落寞，似乎都定格在十二岁的那个夜晚。

八年红尘扰扰。她考试、学画、上大学，一切按部就班，甚至连足以羡煞旁人的校园恋情，都来得那样恰逢其时。可她的心，依旧空空落落，直到那人竟以那样的方式重新出现。

这时，她才发现，原来最值得珍视的幸福，是那样平平常常地在身边。



## 目 录

第一章	那人,那山,那狗	// 001
第二章	黑灯瞎火的舞会	// 030
第三章	那一暖壶的开水	// 061
第四章	落花无情,流水有意	// 088
第五章	走,我们去登月	// 111
第六章	再相逢,萧郎已是路人	// 134
第七章	谁是谁的谁	// 154
尾声		// 185

## 第一章 那人,那山,那狗

十二岁那年,林初晨随父母去北京西郊度假。

那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。每翻过一个山头,隐隐约约的,天色就起了暧昧的变化。前一处,还是山花烂漫的春日,浅紫色的花朵伸长了脖梗儿迎风摇曳,似乎每走一步,都需要小心翼翼。后一处,一个看似寻常的转弯,眼前的景象立时变得浑厚起来,青绿色的高原草甸一块连着一块,仿佛价值不菲的地毯被人漫不经心地铺了一地,那种暖融融的舒服劲儿,立即从鼻尖传到心肺,让人恨不得就地躺倒,数数天上的白云,从此告别面目可憎的中学数学题。

可惜,这只是林初晨为数不多——更确切地说为



数寥寥的目的性出游中的一次。

和许多游山玩水的小女孩迥然不同的是，她稚嫩的肩上，并不是一个粉红色的米奇书包，而是一个硕大的墨绿色画夹，手里拎的是一袋子画笔和颜料。

林初晨的父母走在前面，比起跟在身后的十二岁女儿，这对年长的男女更像和景区形象配套的旅游者。这两个人穿着白色的情侣T恤，一件上面是鲜红柔软的草莓，另一件上面是一只柔若无骨的手伸出纤纤玉指，仿佛前去采撷。

“初晨，这里景色不错，明天早点过来写生。”

“初晨，走路把腰挺起来，别老躬着背，像只大虾米，难看死了。”

“初晨，对了，明天画完画，还可以就这次出游的题材写一篇游记，你们王老师不是要求写实的作文，不要老是闭门造车，凭空想象。”

“初晨……”

在无数以“初晨”开头的语句中，初晨的背越发得驼了起来，她微微叹了口气，脸上浮现出与一个初一女生极不相称的忧郁来。

十二岁的林初晨在旁人眼里，拥有值得称羨的家庭。父亲是京城内一家大医院的主刀医生，救济苍生，受人敬重。母亲是一家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，身材窈窕，容貌秀丽，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年近四十的女子，林初晨的母亲身上具有一种天然雕琢的淡雅气质。

然而，正是这样的父母组合，常常令幼小的初晨惶恐不已。

母亲是那样的优雅秀美，岁月甚至不忍心在母亲的脸上留下痕迹。每当戴着大圆框眼镜的初晨站到那个艳光四射的美丽女子面前时，她总是心生自卑，恨不得自己小小的身子一时间前凸后翘起来，至少，不要是这般得直来直去，多多少少有些起伏的变化。她



更是怨恨自己的脸孔，为何是那样扁平且缺乏生机，不像母亲的脸上，无论是深夜两点还是清晨初起，总是神采奕奕，有一层薄薄的微光。

然而，这样一个美且慧的母亲却时时出现在她面前，以各种方式敲打着她的不足。

初晨心生厌倦，却无力逃离。

直到在西郊山上的这一晚，事情陡然起了莫名的变化。

林初晨的父亲喜好探险，没有带妻女从旅游区的正门进入，偏偏走了一条后山腰上来的小道。眼看天色将暮，不远处，孤零零地现出一个小小的客栈来。

客栈的门脸颇为古朴，红色的春联左右贴了个对称，若不是“喜福来农家饭店”这几个大字横斜斜地印在上头，林初晨一点都不会怀疑，他们是误入了一户山村人家。

没有可供洗热水澡的干净卫生间、没有精美可口

的晚餐，面对一桌子粗糙的农家菜，初晨母亲的脸上写满愠色，只是固有的修养让她隐忍不发，所有的气似乎都撒在饭碗里那只坚硬顽强的鸡腿上。

夜色刚刚沉下来，初晨的母亲就把自己锁进那间据说是“大床间”的屋子，当然，里面所有的陈列，无非是一张从西面墙通到东面墙的大通铺，以及墙上拙劣的明星日历画。初晨的父亲颇有绅士风度地轻轻敲门，软言细语地恳求“先让我进去再说”。

这样的对峙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初晨的父亲有些阴沉下脸色，却又隐忍着。大约是自我感觉到暴风雨或将来临，初晨的父亲先做了一个父亲该做的事情，他拜托客栈的老板给初晨安排一个离妻子房间最远的单人间，看到小小的初晨听话地钻进那有些儿霉味的被窝，他有些歉意地摸了摸她的头，道了声“早点休息”，便匆匆离去。

他们会吵架。



然后，父亲会道歉。

再然后，他们明晚会搬进一个窗明几净的星级度假村，有硕大的按摩式浴缸，有早晨太阳温柔射进来的木质阳台，还有松软可口的三明治和喷香扑鼻的咖啡。

初晨笑了笑，这就是她的父母，她一早就知道。

一个渴望逃离所谓的上流生活，一个却只能呼吸所谓上流生活的空气。

他们是多么不合适，可所有的人却都说：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直到这话说多了，连他们自己都从似信非信到到了深信不疑。

初晨却是不信。十二岁的她，有了超过这个年龄的明白。

父亲刚刚关上门，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初晨笑

了笑，从被窝里支起半个身子，确定外面已是一片寂静。她身手敏捷地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取过衣服套到身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

一阵微湿的空气迎面而来，是那种山区特有的新鲜气味，初晨扬起脖子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仿佛一个偷了珍宝出来的小贼，带着点心虚，又带着份窃喜，她轻轻关上门，走了出来。

从旅馆的另一个后门悄悄趑了出来，夜色已经深了，星星们悄悄爬上天空，零星且顽皮地点缀起这块过于庞大的画布。远远望去，在山的另一头，灯火阑珊。那里，仿佛才是从旅游区正门上来的下榻集中处，似乎有大片大片的度假村、客栈栖息在那一片山头上，灯光摇曳间，还能时不时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传来一两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

林初晨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拢了拢瘦削的肩。望着





眼前一望无际的黑，她突然有了种冲动，想走到山那头，去看看那里的热闹与繁华。

“1013, 1014, 1015……快到了，数到 2000 就到了。”初晨哆哆嗦嗦地，在夜风里缩了下脖子，靠数数来自我鼓励。她掌中的手电筒仿佛嘲笑般地颤了颤，照出一段坑坑洼洼的小路。

约莫走了半个小时了，初晨悔得肠子都青了。

她一时兴起，换来的却是深更半夜孤身一人在山里迷路。山那头的繁华离她似乎越来越远，而回身望去，她早已找不见喜来福饭店的些许影子。隐隐的，她害怕起来，小时候阅读过的所有关于鬼怪的故事仿佛被打开了某个阀门，一个接着一个以模糊且张牙舞爪的形式扑面而来。她几乎要蹲了下来，靠到某一块石头上哭泣起来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前面的路似乎永无尽头，横斜刺